

欽定唐書

卷之五
十五

唐書卷五十

宋 翰 林 學 士 歐 陽 修 撰

兵志第四十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

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

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爲
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
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
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
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
燉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
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
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
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
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

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
軍富平道爲立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
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
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
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
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
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
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
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

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鍤鑿確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觶氈帽氈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

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攢
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
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
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
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
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
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
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
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
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

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六

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

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曠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

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塙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

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

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苛嵐等守捉五曰河
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
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
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
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
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
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
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
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
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

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隄爲等鎮
三十八日劔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
軍六日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日江南道平海軍一東
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日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
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
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
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
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
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
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

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舍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由

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
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
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
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
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
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
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
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
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
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

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衛兵也南衛諸衛兵是也北衛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子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

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馱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

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
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祿山反天
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卽
位稍復舊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
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
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
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
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
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
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

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
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
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
環川卽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
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
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
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
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
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
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

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歷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

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

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榦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

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遽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劇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武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

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
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
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
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
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爲
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
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
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爲左神
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
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

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

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日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

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磻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驩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驩景宣及子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

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十餘

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
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
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
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
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
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
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
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
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
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

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駘五曰

馭驥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

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鬪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磧萬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立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彊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

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旣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旣雜胡種馬乃

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
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
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
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
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
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
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
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
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
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

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繪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

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
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
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
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
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
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
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
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

復可紀

唐書卷五十

宋 翰 林 學 士 歐 陽 修 撰

食貨志第四十一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

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
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
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
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
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
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
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
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
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
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

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

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

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隱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

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
役皆免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
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于戶
部官以間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
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
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
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
鄉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
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
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

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

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
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
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
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
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
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略及其成効如此高宗承
之海內又安太尉長孫无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
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卽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
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旣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
用亦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

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爲蠲使歲再遣之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闕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然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任用融乃貶憬爲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十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

之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歲上
戶口登耗採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爲課最初永徽
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
詔買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
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
租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無定法
歲爲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旣多覆問踰
年乃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爲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
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
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涖定麤良具上中

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
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
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
通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明年又
詔民三歲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二十以下爲中又
以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
詔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
役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男子七十
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爲侍八十以上以令

式從事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

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勲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

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糶爲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廣德元年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以優民而彊寇未夷民耗斂重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

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
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卽征
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又
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
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
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
倍而地頭錢不在焉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承秦
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
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
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劔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

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旣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顓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

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
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
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
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
省費萬計

唐書卷五十一

唐書卷五十一考證

食貨志一絹二匹綾純二丈○舊書皆二丈

唐書卷五十一考證

唐書卷五十二

宋 翰 林 學 士 歐 陽 修 撰

食貨志第四十二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歷十

四年墾田之數爲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
鰥寡惇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
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
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
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
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
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
旣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
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
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

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楨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寃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楨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卽位復置之其

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卽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

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加爲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爲率而民益愁怨及涇源兵反大諱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儻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旣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

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剥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關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

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
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
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
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
新制竭耗編疇日日滋甚陛下初卽位宜損上益下省
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
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
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
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
窺者有場圃園倉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

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緝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爲姦毆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爲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爲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

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爲也錢貨官所爲也人所爲者租稅取焉官所爲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効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爲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爲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

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爲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爲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遠散所析者不勝重

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
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畝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爲汚萊
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
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
不容纖粟不暇春貧者奔迸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
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
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
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
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覆實然後
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爲上課

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
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爲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闢勿益
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
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
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
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切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
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
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
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
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

斂穫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爲奴僕猶莫之
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
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爲名主
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
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
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
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彊家爲
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
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
安得足食宜爲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

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贊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
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

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畜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旣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稟增稅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

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
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爲
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
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
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宮市使兩市置白望數
十百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
門戶及腳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
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
堪其弊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業
者仰宮市以活奈何罷帝悅以爲然京兆尹韋湊奏小

人因宮市爲姦真僞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賴宮市以養者也湊反得罪順宗卽位乃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旣平訾藏皆入內庫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鐔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爲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

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
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
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
支楊於陵坐饋餼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
益爲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翊號能聚斂乃以爲
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
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
實乃以副使程昇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昇至江淮
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時河北
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

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卽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卽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亢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彊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

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
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尙書楊於陵
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
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
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
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
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哈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
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
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
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

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
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
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
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
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
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
可去錢文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
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
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
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

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時豪民
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
於依富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
稅民苦其擾武宗卽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
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
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上都東都
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
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爲
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旣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
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

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麪槐葉爲齏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饑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

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纔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卽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

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
天下兩稅榷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
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鎮
不復上計云

唐書卷五十一

唐書卷五十三

宋 翰 林 學 士 歐 陽 脩 撰

食貨志第四十三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

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則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鈇於胷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

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
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
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
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
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
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
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
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
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
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

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爲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羅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兩腳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

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
運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
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
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爲輓路燒石沃
醴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
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
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
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
賦乃絕灞澹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
瀕苑墻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

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
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
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
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
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
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
次轉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
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
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
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

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

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
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楊子斗
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
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
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
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
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絢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
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
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
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

升斗溺者輕貨自楊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漑自是河漕不涸大歷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搯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

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
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
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汭淮之
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
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
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
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
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
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
吳素嫉錢穀諸使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使選

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
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
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
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
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
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
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
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
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
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

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
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
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
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
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
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
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
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輪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
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請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
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

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王上都留後李巽
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
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
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
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
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庠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
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
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
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
署皆剽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

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培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

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郡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

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其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爲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

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
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叙功
以歲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
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
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
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沂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
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漑京兆尹
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又
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
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

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
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
里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
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
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
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
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
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
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
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人七千

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卽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稟益美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

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爲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有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

水菑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
時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
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贊議
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
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
實害民

唐書卷五十三

唐書卷五十三考證

食貨志三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

○三十舊書作四十

唐書卷五十三考證

唐書卷五十四

宋 翰 林 學 士 歐 陽 修 撰

食貨志第四十四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同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雋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劔

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劔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

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
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
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
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土溜墳
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
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
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
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
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
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權鹽

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饗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旣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瑋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

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
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
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寔貴有以
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
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
雲安渙陽塗澮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
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
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權
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
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

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鏞加劔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滅死流天德五城鏞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僧皆論坐盜刮鹽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

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
甫鏞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
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
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
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爲不可平叔屈
服是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
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未詔私鹽
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
宣宗卽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
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敝

遣巡院官司空輿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榷鹽使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贓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爲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權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攷募新軍五十四都餉轉不足乃

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
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
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
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
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
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醕薄私釀者
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
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
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
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

天下權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權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顛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卽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

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
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
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又拾遺李珣上疏諫曰
榷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
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
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
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
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兼榷茶使
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
元之制武宗卽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

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
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
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
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
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倍伐
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
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摸
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棕每斤增稅錢五謂之
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
陝宣潤饒待餉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

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麟德二年廢陝州銅冶四
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
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
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
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
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
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
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鹽鐵轉運
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
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

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以鑄盜鑄者論死沒其家屬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

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姦亦不息儀鳳中瀕江民多私鑄錢爲業詔巡江官督捕載銅錫鐵過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糶米粟斗別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毀之是時鑄多錢賤米粟踊貴乃罷少府鑄尋復舊永淳元年私鑄者抵死隣保里坊村正皆從坐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郴衡錢

纔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鎔錫摸錢須臾
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毀舊
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鑪錢偏鑪錢稜錢時錢遣監察
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捕責甚峻上青錢皆
輸官小惡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價益貴隱之坐貶官
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
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二十年千錢以重六斤
四兩爲率每錢重二銖四參禁缺頓沙澀盪染白彊黑
彊之錢首者官爲市之銅一斤爲錢八千二十二年宰
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

乃爲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
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
炅秘書監崔沔皆以爲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
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
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劉秩
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
無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賈物重則錢輕
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則作法布之
使輕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雜鉛鐵則無利雜則
錢惡今塞私鑄之路人猶冒死况設陷筭誘之不可三

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畝者衆不可四也
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
繇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富室乘而益
恣不可五也夫錢重繇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舊公錢
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爲輕錢銅之不贍在採用者衆
也銅之爲兵不如錢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
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
兼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爲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
而已信安郡王禕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
禕帝弟之貴莫敢與抗獨倉部郎中韋伯陽以爲不可

禕議亦格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取之舟車相屬江淮偏鑪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兩京錢有鵝眼古文綾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緡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日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

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
易之國忠又言錢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
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
請厚價募工繇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絳
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
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
百斤鐵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
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
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
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鑪

鑄錢窳薄鎔破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爲私錢犯者杖死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爲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旣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人私鑄併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衆鄭叔清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不能改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碾磴鬻受得爲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

當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代宗卽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當時議者以爲自天寶至今戶九百餘萬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七人以中農夫計之爲六千三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費米百二十六萬斛歲費四萬五千三百六十萬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禮再倍

餘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凶災當米十三萬六千八十萬斛以貴賤豐儉相當則米之直與錢均也田以高下肥瘠豐耗爲率一項出米五十餘斛當田二千七百二十一萬六千頃而錢亦歲毀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間銅貴錢賤有鑄以爲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周當世之用諸道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麤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洞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

十鑪歲鑄錢七萬二千緡每千錢費九百德宗從之江淮多鉛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爲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諸道鹽鐵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爲器惟鑄鑑而已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然而民間錢益少緡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

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度索諸坊十人爲保鹽鐵使李巽以郴州平陽銅坑二百八十餘復置桂陽監以兩鑪日鑄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命商賈蓄錢者皆出以市貨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詔采五嶺銀坑禁錢出嶺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

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鐔置鑪疏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爲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錫錢皆廢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寔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疋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鏞建議内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

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
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於官以五之一賞
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
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劾問
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鉛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
軍諸使諱集市人彊奪毆傷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
者本軍本使涖決帝不能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
遣人涖決穆宗卽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糶米
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
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

寶歷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飾帶以金銀鍮石烏油藍鐵唯鑑磬釘鑲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鉛錫錢之禁告千錢者賞以五千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爲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穀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爲器售利

數倍宰相李珣請加鑪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爲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鍾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卽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百云

唐書卷五十四

唐書卷五十四考證

食貨志四每緡重十二斤○舊書作二十斤

唐書卷五十四考證

唐書卷五十五

宋 翰 林 學 士 歐 陽 修 撰

食貨志第四十五

武德元年文武官給祿頗減隋制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五品二百石從五品百六十石六品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七品八十石從七品七十石八品六十石從八品五十石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皆以歲給之外官則否一品有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

項五品六項六品四項七品三項五十畝八品二項五十畝九品二項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項三品十項四品八項五品七項六品五項七品四項八品三項九品二項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官五品五項六品三項五十畝七品三項八品二項九品一項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項中府五項五十畝下府及郎將五項上府果毅都尉四項中府三項五十畝下府三項上府長史別將三項中府下府二項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項五十畝副典軍四項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三項折衝上府兵

曹二項中府下府一項五十畝外軍校尉一項二十畝
旅帥一項隊正副八十畝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項
職事官一品六十項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十項國公
職事官從二品三十五項縣公職事官三品二十五項
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項侯職事官四品十二項子職事
官五品八項男職事官從五品五項六品七品二項五
十畝八品九品二項二品上柱國三十項柱國二十五
項上護軍二十項護軍十五項上輕車都尉十項輕車
都尉七項上騎都尉六項騎都尉四項驍騎飛騎尉八
十畝雲騎武騎尉六十畝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

五品以上受田寬鄉六品以下受於本鄉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之田襲爵者不別給流內九品以上口分田終其身六十以上停私乃收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京師及州縣皆有公廩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廩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貞觀初百官得上考者給祿一季未幾又詔得上下考給祿一年出使者稟其家新至官者計日給糧中書舍人高季輔言外官卑品貧匱宜給祿養親自後以地租春秋給京官歲凡五十萬一千五百餘斛外官降京官一等产品以五十石爲

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爲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爲一等六品七品以五石爲一等八品九品以二石五斗爲一等無粟則以鹽爲祿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升謂之地子是歲以水旱復罷之十二年罷諸司公廩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爲胥士視防閑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十五年復置公廩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京七十餘司更一二歲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

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羅法者况屢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十八年以京兆府岐同華邠坊州隙地陂澤可墾者復給京官職田二十二年置京諸司公廩本錢捉以令史府史胥士永徽元年廢之以天下租脚直爲京官俸料其後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顯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二品月俸五千一百雜用九百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雜用七百五品月

俸三千食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
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
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
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食
料三十職事官又有防閣庶僕一品防閣九十六人二
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
四人六品庶僕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
公主有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外官以
州府縣上下中爲差少尹長史司馬及丞減長官之半
參軍博士減判司三之二主簿縣尉減丞三之二錄事

市令以參軍職田爲輕重京縣錄事以縣尉職田爲輕重羈縻州官給以土物關監官給以年支輕貨折衝府官則有仗身上府折衝都尉六人果毅四人長史別將三人兵曹二人中下府各減一人皆十五日而代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大夫同職事官公廩雜用不給員外官檢校判試知給祿料食糧之半散官勲官衛官減四之一致仕五品以上給半祿解官充侍亦如之四夷宿衛同京官天下置公廩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賦粟者常食餘爲百官俸料京兆河南府錢三百八十萬太原及四大都督府二百七十

五萬中都督府上州二百四十二萬下都督中州一百五十四萬下州八十八萬京兆河南府京縣一百四十三萬太原府京縣九十一萬三千京兆河南府畿縣八十二萬五千太原府畿縣諸州上縣七十七萬中縣五十五萬中下縣下縣二十八萬五千折衝上府二十萬中府減四之一下府十萬麟德二年給文官五品以上仗身以掌閑幕士爲之咸亨元年與職事官皆罷乾封元年京文武官視職事品給防閣庶僕百官俸出於租調運送之費甚廣公廨出舉典史有徹垣墉警田宅以免責者又以雜職供薪炭納直倍於正丁儀鳳三年王

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百官俸食防閤庶僕邑士仗身封戶調露元年職事五品以上復給仗身光宅元年以京官八品九品俸薄詔八品歲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爲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爲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百三十人嗣王郡王百八人上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領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三人領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護軍領二品以上職事六十二人領三品職事三十六人二品以下又有白直執衣二品白直四十

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二品執衣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三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皆中男爲之防閣庶僕皆滿歲而代外官五品以上亦有執衣都護府不治州事亦有仗身都護四人副都護長史司馬三人諸曹參軍士二人上鎮將四人中下鎮將上鎮副三人中下鎮副各二人鎮倉曹關令丞戍主副各一人皆取於防人衛士十五日而代宿衛官三品以上仗身三人五品以上二人六品以下及散官五品以上各一人取於番上衛士役而不收

課親王出藩者府佐史典軍副典軍有事力人數如白直諸司諸使有守當及廳子以兵及勲官爲之白直執衣以下分三番周歲而代供役不踰境後皆納課仗身錢六百四十防閣庶僕白直錢二千五百執衣錢一千其後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之數州縣典史捉公廩本錢者收利十之七富戶幸免徭役貧者破產甚衆祕書少監崔沔請計戶均出每丁加升尺所增蓋少流亡漸復倉庫充實然後取於正賦罷新加者開元十年中書舍人張嘉貞又陳其不便遂罷天下公廩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籍內外職田賦逃還戶及貧民罷職事五

品以上仗身十八年復給京官職田州縣籍一歲稅錢
爲本以高戶捉之月收贏以給外官復置天下公廩本
錢收贏十之六十九年初置職田頃畝簿租價無過六
斗地不毛者畝給二斗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閤庶僕俸
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一品錢三萬一千二品二
萬四千三品萬七千四品萬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九
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一百八品二千四百
七十五九品千九百一十七祿米則歲再給之一品七
百斛從一品六百斛二品五百斛從二品四百六十斛
三品四百斛從三品三百六十斛四品三百斛從四品

二百五十斛五品二百斛從五品百六十斛六品百斛自此十斛爲率至從七品七十斛八品六十七斛自此五斛爲率至從九品五十二斛外官降一等先是州縣無防人者籍十八以上中男及殘疾以守城門及倉庫門謂之門夫番上不至者間月督課爲錢百七十忙月二百至是以門夫資課給州縣官二十九年以京畿地狹計丁給田猶不足於是分諸司官在都者給職田於都畿以京師地給貧民是時河南北職田兼稅桑有詔公廩職田有桑者毋督絲課天寶初給員外郎料天下白直歲役丁十萬有詔罷之計數加稅以供用人皆以

爲便自開元後置使甚衆每使各給雜錢宰相楊國忠身兼數官堂封外月給錢百萬幽州平盧節度使安祿山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給亦不下百萬十二載國忠以兩京百官職田送租勞民請五十里外輸于縣倉斗納直二錢百里外納直三錢使百官就請于縣然縣吏欺盜蓋多而閑司有不能自直者十四載兩京九品以上月給俸加十之二同正員加十之一兵興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至德初以用物不足內外官不給料錢郡府縣官給半祿及白直品子課乾元元年亦給外官半料及職田京官給手力課而

已上元元年復令京官職田以時輸送受加耗者以枉法贓論其後籍以爲軍糧矣永泰末取州縣官及折衝府官職田苗子三之一市輕貨以賑京官大歷元年斂天下青苗錢得錢四百九十萬緡輸大盈庫封太府左右藏鏹而不發者累歲二年復給京兆府及畿縣官職田以三之一供軍饗增稅青苗錢一畝至三十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楊綰常袞爲相增京官正員官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初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月給錢十二萬至是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請同正官從高而給之文官一千

八百五十四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月俸二十六萬緡而增給者居三之一先是州縣職田公廨田每歲六月以白簿上尚書省覆實至十月輸送則有黃籍歲一易之後不復簿上唯授租清望要官而職卑者稽留不付黃籍亦不復更矣德宗卽位詔黃籍與白簿皆上有司建中三年復減百官料錢以助軍李泌爲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六十一萬六千餘緡文官千八百九十二員武官八百九十六員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曰私馬四曰手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

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絁紬
綿射生神策軍大將軍以下增以鞋比大歷制祿又厚
矣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然俸最薄者也李泌以度支
有兩稅錢鹽鐵使有筦榷錢可以擬經費中外給用每
貫墊二十號戶部除陌錢復有關官俸料職田錢積戶
部號戶部別貯錢御史中丞專掌之皆以給京官歲費
不及五十五萬緡京兆和糴度支給諸軍冬衣亦往往
取之減王公以下永業田郡王職事官從一品田五十
頃國公職事官正二品田四十頃郡公職事官從二品
田三十頃縣公職事官正四品田十四頃職事官從四

品田十一頃尚郡主檢校四品京官者月給料錢三十萬祿百二十石尚縣主檢校五品京官者料錢二十萬祿百石者自李泌增百官俸當時以爲不可朘削矣然有名存而職廢額去而俸在者宰相李吉甫建議減之遂爲常法于時祠祭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爲之嘗有歐人破首詣闕使納利錢受牒貸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使捉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議者以兩

省尚書自御史臺總樞機正百寮而倍稱息利非馭官之體元和九年戶部除陌錢每緡增墊五錢四時給諸司諸使之餐置驅使官督之御史一人覈其侵漁起明年正月收息五之一號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廩本錢初捉錢者私增公廩本以防耗失而富人乘以爲姦可督者私之外以逋官錢迫蹙閭里民不堪其擾御史中丞崔從奏增錢者不得踰官本其後兩省捉錢官給牒逐利江淮之民鬻茶鹽以撓法十三年以職田多少不均每司收草粟以多少爲差其後宰相李瑀楊嗣復奏堂廚食利錢擾民煩碎於是罷堂廚捉錢官置庫量入計

費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減今著其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左右僕射太子太師太保太傅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節度使三十萬都防禦使副使監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左右丞侍郎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祕書殿中內侍監御史中丞太常宗正大理司農太府鴻臚太僕光祿衛尉卿國子祭酒將作少府監太子賓客詹事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刺史八萬太常宗正少卿太子左右庶子節度副使刺

史知軍事七萬六軍統軍諸府少尹少監少卿國子司業少詹事六萬五千左右衛金吾衛上將軍六軍大將軍六萬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郎中司天監太子左右諭德家令寺僕寺率更寺令親王傅別勅判宮觀察團練判官掌書記上州長史司馬五萬左右衛金吾衛大將軍懷化大將軍諸府大都督司錄參軍事鵠赤縣令四萬五千員外郎起居郎通事舍人起居舍人著作郎內常侍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太常宗正殿中祕書丞大理正國子博士京都宮苑總監監都水使者太子中舍中允

王府長史歸德將軍節度推官支使防禦判官上州錄
事參軍事畿縣上縣令四萬懷化中郎將三萬七千左
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殿前左右射
生軍神策軍大將軍左右衛金吾衛將軍三萬六千補
闕殿中侍御史諸府大都督府判官赤縣丞三萬五千
懷化郎將三萬二千拾遺司天少監六局奉御內常侍
監察御史御史臺主簿太常博士陵署令大理司直中
書主書門下錄事太子贊善典內洗馬司議郎王府司
馬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六軍射生神策軍將
軍歸德中郎將觀察防禦團練推官巡官鵠赤縣丞兩

赤縣主簿尉上州功曹參軍以下上縣丞三萬城門郎
祕書郎著作佐郎六局直長十六衛六軍諸府十率府
長史懷化司階畿縣丞鵠赤縣主簿尉二萬五千歸德
司階二萬三千五官正太常寺協律郎陵署丞諸寺監
主簿國子太學廣文助教都水監丞詹事府司直太子
通事舍人文學三寺丞五局郎正府諮議參軍友畿縣
上縣主簿尉二萬懷化中候萬八千十六衛六軍十率
府率副率中郎中郎將萬七千三百五十歸德中候萬
七千四門助教十六衛佐祕書省崇文弘文館校書郎
正字太常寺奉禮郎太祝郊社太樂鼓吹署令四門助

教京都宮苑總監副監九成宮總監監主事十六衛六
軍衛佐尚書省都事萬六千十六衛六軍中候太子內
率府千牛六千一百七十四內寺伯懷化司戈諸府大
都督府參軍事文學博士錄事上州參軍事博士萬五
千歸德司戈萬四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左右郎將親
王府典軍副典軍萬三千八百司戈內率府備身僕寺
進馬三千七百一十二符寶郎內謁者監九寺諸監詹
事府丞太醫署令太學廣文四門博士中書門下主事
太子文學侍醫諸府都督府醫博士法直兩赤縣錄事
上州錄事市令萬三千懷化執戟長上萬一千門下省

典儀侍御醫司天臺丞都水監主簿率府衛佐諸司主
事御史臺主事萬二千司醫太醫署丞歸德執戟長上
一萬醫佐大理寺評事太常宗正寺詹事府主簿寺監
內侍省司天臺左右春坊詹事府錄事主事八千司階
千牛備身左右七千九百九十京都園苑四面監監兩
京諸市中尚武庫武成王廟署令王府掾屬主簿記室
錄事參軍事七千司天臺主簿靈臺郎保章正上局署
令七品陵廟令京都宮苑總監丞司竹溫泉監監太子
內坊丞王府功曹以下參軍事親王國令公主邑司令
六千奚官內僕內府局令司竹溫泉副監五千書算律

學博士內謁者中局署令上局署丞五官挈壺正京都
園苑四面監九成宮總監副監醫針博士醫監陵廟令
司竹溫泉監丞太子藥藏局丞王府參軍事王國大農
公主邑司丞四千獄丞國子監直講掌客司儀中局署
丞監膳監作監事食醫尚輦進馬奉乘主乘典乘司庫
司廩十六衛十率府錄事親勳翊府兵曹參軍事司天
臺司辰司曆監候內坊典直宮教博士樂正醫正卜正
按摩呪禁卜博士針醫卜書算助教陵廟太樂鼓吹署
丞京都園苑四面監九成宮總監丞諸總監主簿太子
典膳內直典設宮門局丞三寺主簿親王國尉丞三千

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執戟長上左右中郎將二千八百
五十

唐書卷五十五

唐書卷五十五考證

食貨志五四門助教○此句已見前文疑重出

唐書卷五十五考證

唐書卷五十六

宋 翰 林 學 士 歐 陽 修 撰

刑法志第四十六

古之爲國者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爲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爲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皆欲民之無犯也然未知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

爲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十有二第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寘之園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

以前死刑有五曰磔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
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
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
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
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然隋文帝性
刻深而煬帝昏亂民不勝其毒唐興高祖入京師約法
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及受禪命納言劉
文靜等損益律令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唯吏受
賕犯盜詐冒府庫物赦不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
月不行刑四年高祖躬錄囚徒以人因亂冒法者衆盜

非劫傷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爲一歲餘無改焉太宗卽位詔長孫无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旣而又哀其斷毀支體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受刑者當死而獲生豈憚去一趾去趾所以使見者知懼今以死刑爲斷趾蓋寬之也帝曰公等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駁律令四十餘事乃詔房玄齡與弘獻等重加刪定玄齡

等以謂古者五刑別居其一及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又別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筆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瞽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方爲相州刺史故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旣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卽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昔王

世充殺鄭頊而猶能悔近有府史取昧不多朕殺之是思之不審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尙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故時律兄弟分居蔭不相及而連坐則俱死同州人房彊以弟謀反當從坐帝因錄囚爲之動容曰反逆有二與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鈞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耶玄齡等議曰禮孫爲父尸故祖有蔭孫令是祖孫重而兄弟輕於是令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沒惡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玄齡等

遂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爲流者九十二流爲徒者七十一以爲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爲令又刪武德以來敕三千餘條爲七百條以爲格又取尙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爲式凡州縣皆有獄而京兆河南獄治京師其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獄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歲立春至秋及大祭祀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及夜未明假日斷屠月皆停死刑京師決死洫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官洫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洫之或賜死于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

瘞于京城七里外壙有甄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
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
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
女子孫二人入侍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
衆議之錄可爲法者送祕書省奏報不馳驛經覆而決
者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閱獄囚杻校糧餉法
不如法者杻校鉗鎖皆有長短廣狹之制量囚輕重用
之囚二十日一訊三訊而止數不過二百凡杖皆長三
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
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

分小頭一分有半死罪校而加紐官品勲階第七者鎖
禁之輕罪及十歲以下至八十以上者廢疾侏儒懷妊
皆頌繫以待斷居作者著鉗若校京師隸將作女子隸
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二日毋出役院病者釋
鉗校給假疾差陪役謀反者男女奴婢沒爲官奴婢隸
司農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餼
流移人在道疾病婦人免乳祖父母父母喪男女奴婢
死皆給假授程糧非反逆緣坐六歲縱之特流者三歲
縱之有官者得復仕初太宗以古者斷獄訊於三槐九
棘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尙書等平議之三

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凡所以纖悉條目必本於仁恕然自張蘊古之死也法官以失出爲誠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爲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寢少十六年又徙死罪以實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輕重爲更限廣州都督党仁弘嘗率鄉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長沙郡公仁弘交通豪酋納金寶沒降獠爲奴婢又擅賦夷人旣還有舟七十或告其贓法當死帝哀其

老且有功因貸爲庶人乃召五品以上謂曰賞罰所以代天行法今朕寬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負天也人臣有過請罪於君君有過宜請罪於天其令有司設藁席于南郊三日朕將請罪房玄齡等曰寬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請百僚頓首三請乃止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卽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

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然嘗謂羣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高宗初卽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无忌等增損格敕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龍朔儀鳳中司刑太常伯李敬玄左僕射劉仁軌相繼又加刊正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韋方質等又刪武德以後至于垂拱詔敕爲新格藏於有司曰垂拱留司格神龍元年中書令韋安石又續其後至於神龍爲散頒格睿宗卽位戶部尚書岑義等又著

太極格玄宗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慎等又著開元格至二十五年中書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損益數千條明年吏部尚書宋璟又著後格皆以開元名書天寶四載又詔刑部尚書蕭奭稍復增損之肅宗代宗無所改造至德宗時詔中書門下選律學之士取至德以來制敕奏讞掇其可爲法者藏之而不名書憲宗時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天寶以後敕爲開元格後敕文宗命尚書省郎官各刪本司敕而丞與侍郎覆視中書門下參其可否而奏之爲太和格後敕開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謩採開元二十六年以後至于開成制敕刪其繁

者爲開成詳定格宣宗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以
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詔刑部
頒行之此其當世所施行而著見者其餘有其書而不
常行者不足紀也書曰慎乃出令蓋法令在簡簡則明
行之在久久則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
而喜爲變革至其繁積則雖有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
吏得上下以爲姦此刑書之弊也蓋自高宗以來其大
節鮮可紀而格令之書不勝其繁也高宗旣昏懦而繼
以武氏之亂毒流天下幾至於亡自永徽以後武氏已
得志而刑濫矣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

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爲能至不釋柳而笞箠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條犯者或至死而杖未畢乃詔除其四十九條然無益也武后已稱制懼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脩後周告密之法詔官司受訊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自徐敬業越王貞瓌邪王沖等起兵討亂武氏益恐乃引酷吏周興來俊臣輩典大獄與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敬仁康暉衛遂忠等集告事數百人共爲羅織構陷無辜自唐之宗室與朝廷之士日被告捕不可勝數天下之人爲之仄足如狄仁傑魏元忠等皆幾不免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比姦儉告

許習以爲常推劾之吏以深刻爲功鑿空爭能相矜以
虐泥耳囊頭摺脅籤爪縣髮燻耳卧隣穢溺刻害支體
糜爛獄中號曰獄持閉絕食飲晝夜使不得眠號曰宿
囚殘賊威暴取快目前被誣者苟求得死何所不至爲
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
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后不納麟臺正字陳子昂
亦上書切諫不省及周興來俊臣等誅死后亦老其意
少衰而狄仁傑姚崇宋璟王及善相與論垂拱以來酷
濫之寃太后感寤由是不復殺戮然其毒虐所被自古
未之有也大足元年乃詔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辯狀

而加語者以故入論中宗韋后繼以亂敗玄宗自初卽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時大理獄相傳烏雀不栖至是有鵲巢其庭樹羣臣稱賀以爲幾致刑錯然而李林甫用事矣自來俊臣誅後至此始復起大獄以誣陷所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寃之而天子亦自喜邊功遣將分出以擊蠻夷兵數大敗士卒死傷以萬計國用耗乏而轉漕輸送遠近煩費民力旣弊盜賊起而獄訟繁矣天子方惻然詔曰

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效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以此施德其民然巨盜起天下被其毒民莫蒙其賜也安史之亂僞官陸大鈞等背賊來歸及慶緒奔河北脅從者相率待罪闕下自大臣陳希烈等合數百人以御史大夫李峴中丞崔器等爲三司使而肅宗方喜刑名器亦刻深乃以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爲重罪斬于獨柳樹者十一人珣及韋恒腰斬陳希烈等賜自盡於獄中者七人其餘決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歲除日行

刑集百官臨視家屬流竄初史思明高秀巖等自拔歸命聞珣等被誅懼不自安乃復叛而三司用刑連年流貶相繼及王璵爲相請詔三司推覈未已者一切免之然河北叛人畏誅不降兵連不解朝廷屢起大獄肅宗後亦悔歎曰朕爲三司所悞臨崩詔天下流人皆釋之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以來用刑爲戒及河洛平下詔河北河南吏民任僞官者一切不問得史朝義將士妻子四百餘人皆赦之僕固懷恩反免其家不緣坐劇賊高玉聚徒南山陷人數千後擒獲會赦代宗將貸其死公卿議請爲殖醢帝不從卒杖殺之諫者常諷帝政寬

故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卽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故特別勅決人捶無數寶應元年詔曰凡制敕與一頓杖者其數止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止六十德宗性猜忌少恩然用刑無大濫刑部侍郎班宏言謀反大逆及叛惡逆四者十惡之大也犯者宜如律其餘當斬絞刑者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故時死罪皆先決杖其數或百或六十於是悉罷之憲宗英果明斷自卽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

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彊盜持杖劫京兆界中及它盜賊踰三匹者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蓋刑者政之輔也政得其道仁義興行而禮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爲民防

也寬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顧風俗謂何而廢常刑是弛民之禁啓其姦由積水而決其防故自玄宗廢徒杖刑至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爲幸也穆宗童昏然頗知慎刑法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高祖太宗制二百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屢丁寧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是與奪繫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昔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爲參酌之名不正宜廢乃罷之太和六

年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
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
詔兩省議以爲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
殺人也諫官亦以爲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
靈州君子以爲失刑文宗好治躬自謹畏然閹宦肆孽
不能制至誅殺大臣夷滅其族濫及者不可勝數心知
其冤爲之飲恨流涕而莫能救止蓋仁者制亂而弱者
縱之然則剛彊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武宗用李
德裕誅劉稹等大刑舉矣而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所
以原民情迫於飢寒也至是賊滿千錢者死至宣宗乃

罷之而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蓋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惻物其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玄宗初勵精爲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爲而不至者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而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於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而性有寬猛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爲繁文不足以示後世而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

存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
焉

唐書卷五十六

唐書卷五十六考證

刑法志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舊書作一千五百九十條

明年吏部尚書宋璟又著後格○臣酉按上文云二十

五年則此明年爲二十六年宋璟卒于二十五年安得至此始著後格耶舊書作六年似得其實